

跨度
传记文库

李师师传

文星传◎著

远山眉黛长，细柳腰肢袅。
妆罢立春风，一笑千金少。
归去凤城时，说与青楼道。
遍看颍川花，不似师师好。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传记文库

跨度



李师师传



文星传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师师传 / 文星传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5.7

(跨度传记文库)

ISBN 978-7-5034-6210-8

I. ①李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52616 号

责任编辑：卢祥秋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（发行部）

传 真：010-66192703

印 装：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20×1020 1/16

印 张：18 字数：200 千字

版 次：201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序

李师师是个奇女子，不仅仅因为她的美貌，中国古代公认的美人之一，也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身份，中国历史上向来不乏色艺双绝的名妓。李师师的奇特是她一生牵连三个迥然不同的男人。她的蓝颜知己中有宋徽宗赵佶，有宋朝著名词人周邦彦，有梁山泊好汉浪子燕青。可以说在李师师的身上，融合了各种文化，既有官方文化，也有平民文化；既有文人文化，也有武侠文化。

李师师是特立独行的，她独特的身世和经历造就了她独特的人格魅力，也注定了她与宋词的不解之缘。

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，形成了一座与唐诗相比肩的高峰，双峰并峙，共同构筑了中国文学的辉煌。而词的传播，首先源于歌伎们的传唱。无论是中央或地方的官妓，还是士大夫所蓄的家伎，以至于勾栏瓦子的市井私伎，她们勾连交错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宋词传播系统，才使得大量的优秀词作得以广泛普及和传唱。李师师正是她们的代表人物，我们可以想见，在那繁华的汴京城里，李师师便是一个偶像。市井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文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侠客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甚至

一代帝王也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这便是李师师，这便是传奇。

北宋词的主要风格，便是叙述羁旅情爱的婉约，几分凄婉，几分哀怨，而李师师的冷艳美正契合着宋词，以致我们无法说出是宋词选择了师师，还是师师选择了宋词。

北宋的词文化如同滔滔的黄河水，裹挟那个时代的一切人。曾朗诵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，留下的却是一句“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”；立志革新的政治家王安石，也只能徘徊于仕与隐、进与退的行廊里，“叹门外楼头，悲恨相续”。他们内心的那份孤独与悲怆被歌伎们传唱，被文人墨客记下。在李师师的歌与乐之间，在灯红酒绿的醉杏楼里，他们的词作从黄河渗入西湖，又随着蒙古人的铁骑、朱元璋的大旗、大清帝国的战车，被载到了私塾先生的启蒙课本里，然后，再到二十一世纪的课堂投影里。

李师师几乎成了符号，但她不是符号，是个活生生的人，是个活生生的女人，她有着自己的爱恨情仇，有着一个名伎的甜酸苦辣。她身在娼籍却又心比天高；她轻易就得到了盛极一时的富贵荣华，却又永远得不到一般女人都可以有的名分；她几乎孤独到没有亲人，却又拥有各个阶层最优秀的男人，那些愿意为她赴汤蹈火的蓝颜；她被婉约的宋词文化包裹，骨子里却充满侠肝义胆。

如果说苏东坡、周邦彦、柳永、李清照们给了北宋文化一个个感叹号，那么李师师便抱着她的蛇腹琴，为它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——一个让宗泽、岳飞都无可奈何的句号，一个让陆游留下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之憾的句号，一个让文天祥慨叹“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”的句号。

徽宗正是踏着这个句号走向了死亡，燕青正是踏着这个句

号走向了江湖，周邦彦则没有触到这个句号。功也？过也？其实，历史有历史的必然，李师师只是李师师，委功委过与她都不合适，她只是一个佳人、一个歌伎、一个千秋女子。

“眉共春山争秀”，和北宋一样，李师师是短暂而华丽的。和谁都不一样，李师师又是奇特的，从古至今，没有哪个女子能同时挽住皇帝、文人和侠客的手臂。

黄河流了千年万年，泥沙俱下，休要道那太过委婉的北宋，即便是汴京城也不知被覆盖了多少次，古今多少事、多少人，都湮灭在这涛涛的浪声中。

这黄河岸边再也没了徽宗，因为他的尸骸葬于遥远的北方。

这黄河岸边再也没了燕青，因为他是一个受不得拘束的浪子，他的家永远是远在天涯。

这黄河岸边再也没了周邦彦，因为他的最后一声叹息，连同他令人断肠的绝笔——《解连环》，都零落在了江南的细雨中。

这黄河岸边，古老的汴京城北却依然有着李师师的衣冠冢。对于她，后世人曾作这样一首诗：

芳迹依稀记汴梁，当年韵事久传扬；

紫宫有道通香窟，红粉多情恋上皇。

孰料胡儿驱铁马，竟教佳丽死红羊；

靖康奇耻谁为雪，黄河滔滔万古殇。

在人们的记忆中，有着她永远不老的容貌；在我们的文化中，有着她口中唱出的最优美最华丽的宋词。

江山美人，美人江山，我们有永远说不完的话题。

目 录

序	1
第一章	
瓦肆勾栏,情急处少年英雄出手	1
第二章	
崭露头角,引各路英雄竞折腰	17
第三章	
金风玉露,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	36
第四章	
忘年情怀,千金纵买相如赋	48
第五章	
刀光剑影,斯人一怒为红颜	68
第六章	
《平沙落雁》,风流皇帝被惊艳	87
第七章	
回眸一笑,御笔亲题“醉杏楼”	100
第八章	
温柔乡里,夜夜琴声为蓝颜	119

第九章

夜半君临，大才子笔墨书愤	139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章

龙颜大怒，一曲悲歌惹君怜	154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一章

常记相助，前度刘郎今又来	172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二章

伤及私情，义说梁山好汉	186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三章

燕子去也，知交凋零惜周郎	201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四章

毁家纾难，看天下谁为下贱	220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五章

汴京城破，引颈就死报皇恩	235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六章

冥界神游，浪子鬼门追魂魄	249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七章

生死离别，仓皇北顾霜满天	263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

瓦肆勾栏，情急处少年英雄出手

—

日上三竿师师才起床。

刚一睁开眼，她就有些许异样感觉，但她不晓得这异样的感觉来自何处。阳光像往常一般，透过纱窗，照进闺房，映在雕花的拔步床上，一片敞亮。师师在梳妆台前细细地打理了高高的发髻，把两条细眉描入鬓角，再点了红红的唇脂，还在额间贴上鱼媚子。梳妆完毕，收拾罢东西，师师正待离开梳妆台，梳妆台上的粉盒就莫名其妙地滚落到地上，那粉饼和胭脂散了一地，好在粉盒是铜制的，并无大碍。师师弯下身子去拾那粉盒时，头一晕，差点儿就栽到地上。师师赶紧坐到旁边的

床上，歇息片刻，头方不再晕了，可右眼皮开始跳，一直跳个不停。师师觉得甚是蹊跷，尚未有过这般情景。她暗自思忖：莫非真是应了那算命先生的话，是凶兆？

去年春上，师师约了邻居黄三娘去东华门外买花生糕，走在大街上遇着一个卖卦的算命先生，那先生从街边的石板上跃起，拦着师师偏要卖她一卦。那日师师也正有空闲，图个好玩，就让那先生给她打了一卦。算命先生把卦抛到空中，听得啪啪啪三声响，卦落在地。只见那三块蚌壳，两块背面朝上，一块正面朝上，三个蚌壳还正好呈三角形。那算命先生有些失色，大喊一声：“啊呀！”

待师师想问个明白时，那算命先生便把手伸将过来，道：“此卦须要碎银一两。”

师师那时尚未大红大紫，虽收入也不薄，但大都落入李姥的手中，自己私房钱不多。她有些嫌贵，就道：“端的好笑，何卦，就要一两银子。”

算命先生道：“此卦若不值一两银子，天下就没有值一两银子的卦了。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并无戏言，此卦道出了姑娘来日的富贵荣华。”

师师一笑，道：“是真龙天子的命吧，也值一两银子了。”

“说得好！姑娘还真是个攀龙附凤的命，未来也绝不在那贵妃娘娘之下。”

师师想自己一个青楼女子，泥里生泥里死，无非草木之人，何来那等命？和那贵妃娘娘们比，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人居于皇宫，自己宿于瓦肆勾栏。她摇头道：“任你说

得天花乱坠，我只是不信。”

“罢罢罢，此卦我平生头次遇着，也算讨个吉利。今日我先把手撂在这巷子的石板上，日后姑娘若是有了荣华富贵，能寻得我再付银子吧。”那算命先生倒也不强求，拾了卦，便要离去。

师师不好意思让人家白打了卦，便道：“且慢，君子问灾不问福，我不要你说日后的荣华富贵，你便只说眼前吧，说说我眼前有祸灾否？”

那算命先生便又把那卦摆在地上，似原来一般模样。他围着那卦转了一圈，摸着下颌上的几根黄须沉吟了片刻，又望了望师师，没开口。

师师道：“但说无妨，并不少你银子。”

那算命先生道：“此卦你不给钱也罢，我若道出姑娘休要见怪。”

“先生但说无妨。”

“嗯……姑娘今岁豆蔻，不上几年必有血光之灾，刀剑加身，恐尸首异处，当处处小心才是。”

师师皱了眉头，心想这算命先生是咋啦，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，热便上了火焰山，冷便下了冰雪窖。可心却是忐忑起来，问：“先生何出此言？莫非我得罪了先生？”

“姑娘休要这般说话，打卦的，不打诳语。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不敢有戏言。”

“可有解否？”

那算命先生掐指一算，道：“倒也不必寻甚解法，看造化，

必有人相救，那人必以身试刀，愿以命抵命，与姑娘必是伯牙子期之交。”

莫说知音，师师哪有甚亲密之交。青楼之人，来的都是客，当面开口笑，过后不思量。师师疑惑，问：“先生能否明示？”

“天机不可泄露，天机不可泄露。自当留心便是。”

师师当下拿出一两银子与了那算命先生，旁边的黄三娘道：“姑娘的钱也太好挣了。俗话说‘卖卜卖卦，转回说话’，听他胡言乱语。”

师师将信将疑，道：“讨个吉利吧。”

那算命先生大步离开，几步开外还回头一笑，道：“日后应验，少不得再讨姑娘几两碎银。”

师师正想去年那日的事，李姥便来了，进了门便喊“我的好闺女”。李师师便把早上的怪事说给李姥听。李姥皱着眉头道：“近日要格外小心才好，若有那泼皮无赖、巷头浪子寻事，你休要与他们理论，待我来与他们理论便是。莫似往日非要分个高低上下，万万莫逞强使性子。”

师师道：“妈妈此言差矣，我何曾使过性子？”

李姥白了师师一眼，道：“还不使性子呢，不使性子何来‘飞将军’？一个女孩家的，温柔最最要紧。也怪我自小娇惯了你，宠得跟小祖宗一般，哪里肯在人前低头，我们这样的人家看人眼色吃饭，是使不得性子的，讨个生活便要低眉顺眼才好。”

师师笑了，她知道自己性子烈，别看年龄小，大事小事好争个高低，见了不平的事，还总爱出个头，站出来说几句公道

话。街坊私下喊她“飞将军”，其实师师知道人家都是看她年少，人又可爱，好好歹歹都让着她呢。此话传到李姥耳朵里，李姥不知数落过她多少次。师师知道自己好使性子，只是嘴上尚不服，她嘟着嘴道：“我们这等人家还要如何？笑也给了笑，唱也给了唱，别人要买的我们都给了，还要怎的？总不至于让人骑了脖子，马也似的驴也似的驱赶吧。即便是那马子、驴子也有使性子的时候，前几日那马行街的马市上，还有条壮汉硬生生被一头大红马踢了头颅，要了性命呢。但凡有口气的都有性子，啥时那口气没了，我便不使性子了。”

“罢了罢了，我也说不过你，什么驴呀马的，再扯下去怕是鸡鸭鱼肉也出来了。无论如何你近些日子小心才是，这瓦肆勾栏里来来往往的，啥人没有？达官贵人有，万贯家业的大贾有，泼皮无赖也有，有几个是我们惹得起的？打今日以后再不要使小性子了，小心才是。”李姥少不得千叮咛万嘱咐一番。

听完李姥的嘱咐，收拾完行头，李师师便与李姥一同去前面的勾栏，出门时一阵旋风，居然把李姥的头巾吹到了对面的树梢上。李姥惊得只作揖，连声念“阿弥陀佛”，道：“怪怪怪！真真是见了鬼，今日当万分小心了，十有八九会闹出事端来。”

二

师师家的勾栏在汴京朱雀门外街巷东边的新门瓦子，此处市井最盛，至夜犹为热闹。一条长街，除了热闹的瓦子外，户

户门前都飘着酒旗和幌子，路边的教坊里还不时传出乐器声，敞开着门和窗子的茶坊少不得有人进进出出，那淡淡的茶香便飘到了街上，在长街的空气里酝酿着。街面上人来车往，摩肩接踵，好不热闹。

瓦子是瓦肆的俗称，指的是戏园子的聚集地，那时的戏园子叫勾栏，很简易，不似如今的戏园子。勾栏由金色的栏杆围着，帘布围在栏杆外。勾栏里面便是观众席和戏台了，观众席处摆放着方桌木凳。新门瓦子是汴京城里数得着的大瓦子。师师家的勾栏就在这块地界上，曰荷花棚。在汴京城里，她家的勾栏规模不算大也不算小，能容得下四五百人。大门上挂着红色的大旗牌，入口处贴着招子，花花绿绿的。招子上面写着当天演的戏和名角的姓名。自师师登台以后，那招子上永远把师师排在第一。小唱是她的拿手，那时的瓦子里不仅有大俗还有大雅。小唱就是演唱宋词，是瓦肆勾栏里的大雅。演小唱者，除了要一副好嗓子，浅吟低唱，声音软美，还要会其意，传其情，才可声情并茂。用现在的话说是要有文化素养的。当初李姥见师师聪慧，在她五六岁时，便把她送到教坊里学习音乐舞蹈，还常遍寻名师，延至家中，教习师师琴棋书画。几年下来，琴棋书画，师师样样精通。十三岁登台，开口便是小唱，一唱就唱出了那词的精髓所在，所以荷花棚里来的常是些裹着幅巾的文人雅士。

但这一日，却与往日不同，师师与李姥走进荷花棚时，她瞥了一眼，发现方桌边那些裹着幅巾的人少了，多是些赤着头的泼皮无赖，他们围着桌子或戏谑，或调笑打闹。看见师师进来便轻薄嬉戏打哄起来。有人道：“休得无礼，‘飞将军’来

也!”有人跟道:“此‘飞将军’,非彼飞将军,美风姿,多风流,不比你痛处专打你痒处。”于是一片嬉笑。

师师怒目圆睁,正待发火,李姥便扯了她的衣袖低声道:“休得计较,今日但要小心。”

师师想起算命先生的话,强忍了。

那些泼皮无赖并无消停,又有人站起来拍着胸脯说:“‘飞将军’,来来来,俺与你大战三百回合,待俺将你擒了去做个小娘子,正合俺意!”于是那些泼皮无赖们都顿足鼓掌而笑。

师师想这端的是来寻事体的,要是在往日,师师也不信这个邪,偏要与他们理论一番,光天化日,朗朗乾坤,在这京城之地,哪容尔等如此无礼。但今日她一早眼皮就跳,加上李姥在一边压着,师师硬是咽下了这口气。她快步走上舞台,进了后面的装扮、休息之所——戏房。坐在那里,隔着重重的幕布生闷气,也不化妆。

李姥慌慌张张走过来道:“好闺女,咋还没化妆呢,你这是讨饭的扔拐棍——跟狗生气呢。”

师师赌气道:“妈妈,一肚子的气,我哪里还唱得出来啊,今天不唱也罢。”

“那招子是扎扎实实地打出去了,花花绿绿的,你是头一个登台的,人家拿了银子来就是听你的小唱,怎好说不唱就不唱了,这要是传了出去,咱在新门瓦子还能站住脚吗?这分明是在砸咱荷花棚自己的牌子。好闺女,消消气,消消气。先化了妆扮,待那檀板响起,你自有分晓,纵是有千般委屈、万般抱怨也必不见了踪影。我们这等人家,戏比天大的。”

“今日只怕难遂妈妈的愿,女儿即便是忍了这一肚子的气,

小小心心地登得台去，低眉顺眼地道个诉衷情，台下那些泼皮无赖也未必就善罢甘休，有道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。今日来的可不是客。”

师师看出李姥也是很担心那些泼皮无赖闹场。她那里焦急道：“这、这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？打进这新门瓦子，我们并不曾有半点儿招惹过他们，更不曾有半点儿慢待了他们，要钱时，虽给不了大把银子，倒也不曾亏了这些人，有来看戏的，我们也一样高接远迎。”

师师道：“祸事来时，哪管你素日里如何，合是天意。”

李姥又安抚师师，道：“你只管梳妆准备，台下的事，我自去理论，少时便得分晓。闺女且行准备便是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看那李姥扭着屁股匆匆而去，大气直喘，师师心里也有些酸楚，她知道李姥不容易，虽说是个强悍女子，也培养出了师师这样的角儿，可瓦子里各勾栏间竞争激烈，相互拆台、钩心斗角也着实让她费尽了心机。再加上各个方面的关系都须打点，稍有疏忽，便是祸事临门。可怜了她一个老妇人，年过五旬，还要里里外外地跑，招呼师傅们，招呼客人们，勾栏里姑娘也个个少不得她费心，一整天只是屁股挨不到板凳。师师想想，也就强咽下了气，对着镜子化起妆来。

一会儿李姥便回来了，气喘得紧，但神色不错，笑嘻嘻地对师师道：“好闺女，罢了罢了，只我几句话，那些晦气都散了去。都是些巷头浪子，妈妈我散了些碎银，都有理会，自是个个笑嘻嘻的，说我们只管唱，都并无妨害。你只管上台就是了。”

“呸！什么腌臢泼才，也去散银子与他们，作何理论。”

“闺女，休要这般强项。只当是来了贵客，听罢曲子，还须请他们吃酒吃菜。”

“往时来了贵客是要赏大把银子与我们的，何曾有索要银子的贵客？”

李姥叹了口气，不再接师师的腔，一旁只管给师师递粉盒、金钗，帮着师师梳妆。

少许，师师便收拾完毕。前面便鼓板喧云，笙声嘹亮，待檀板声迭起时，那师师便拨开幕布，扭上了台前。

进得前台，师师仔细打量了一下台下的客人，觉得与往日比，不仅仅是裹着幅巾的人少了，那气氛，热闹与不热闹，冷静与不冷清的毫厘之间，隐藏着某种不测。与往日是大有不同的，这不同之处她一时也说不清道不明，但她相信自己的感觉。师师的第一个小唱是柳永的《定风波》，这是一首写闺怨的词。师师刚唱出“自春来，惨绿愁红，芳心是事可可”，下面就一片喝倒彩的声音。这是师师最拿手的小唱，往日里若是她这般开头，下面必是一片叫好。虽说师师年龄不大，也是历练出来了。她稳住神，等檀板再响，用了十二分的力气和十八分的心继续唱。那一刻她尽量让自己不为外界所扰，独自沉入这首《定风波》的意境中去，用她平生所学，有板有眼，浅吟低唱。师傅们自然知道当紧，琵琶弦子也声声紧，慢月琴快檀板格外起劲。可当师师将最后一句“镇相随，莫抛躲，针线闲拈伴伊坐。和我。免使年少，光阴虚过”唱完，台下沉寂片刻，还依然是一片喝倒彩的声音，那些泼皮无赖足踪地，手插桌子，拼命地打哄。师师明白了，今天无论她如何搏命，无论师傅们如何尽心，哪怕她把吃奶的劲都用上，也断不能赢得半